



第一章 一不小心电上你



“地址是泰安小区 11 栋 16 室……”

路痴程晨晨跟着手机导航绕了好几圈才找到了这个藏在“深闺”的小区，可刚过了门禁，望着摆在电梯门口“电梯维修”的牌子时就直接傻眼了。

十六楼！没事住那么高干吗！

程晨晨拎着工具箱气喘吁吁地爬到了十六楼，差点要瘫软在地。

她调整了一下呼吸，按下了门铃。

“叮咚——”

不一会儿，门打开了，屋内却是一片漆黑，一个男生走了出来。借着走廊上明亮的灯光，她仔细地打量了一下面前的男生，身材颇长，穿着最简单的白衬衫、黑长裤，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他高挑的身段。领口微微敞开，露出一片小麦色的肌肤，锁骨若隐若现。俊秀高挺的鼻子，眼眸清倨淡然。他打量了她好久，问道：“你是电话里……”

“对，就是我！”程晨晨缓了口气，咧开嘴报以一个灿烂无比的笑容。

男生打量了面前这个瘦弱苗条的女孩，寡淡的目光尽显迟疑：“你行吗？”

“怎么不行啊！”

“你……有经验吗？”男生环抱着双臂，靠着门又问道。

程晨晨拍了拍胸脯，信心满满道：“放心吧，别看我身材小，我可是很专业的。”

“专业？”男生一双俊秀的眼眸略显困惑。

程晨晨晃了晃手中的工具箱，一板一眼道：“必须专业啊！你就放心吧！”

程晨晨的老爸是在工厂从业二十年的电工，街坊邻居但凡有什么电路故障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她家的老程。因这类业务不少，老程也就慢慢地接起了私活。今天正好老爸出去做事，所以接到突然而来的差事后，只能由她代父出征了。

男生面无表情地将她让了进去。偌大的公寓一片黑暗，程晨晨打开手电筒，仔细检查了一下电路，重新打开电闸。

“咻”的一声，客厅重新恢复光明，大功告成！程晨晨击掌表示满意，接着开始收拾工具箱。

“喝点饮料吗？”男生问道。

“哦，不用了。”

男生却执意朝餐厅走去。此时，程晨晨才有空环顾了一下整个公寓。公寓的装修风格是美式小清新，淡绿色的背景墙、白色的边桌和随处可见的绿色植物让整个屋子显得异常淡雅，唯独放在餐厅的已经泛黄的旧式小冰箱与整个公寓格格不入。

“你们家的冰箱还真是有点年代感啊！”程晨晨打趣道。

“有点纪念意义，所以没换。”男生淡淡地说。

“哦——”

男生慢慢打开冰箱门，问道：“你想喝……”

话还没有讲完，男生全身突然抽搐起来，像是被吸住了一样。

触电！

程晨晨猛然一惊，当机立断，合上电闸，房间又陷入一片黑暗。

完了！

一定是这台旧式冰箱漏电了！

程晨晨被惊得面如死灰，那人……不会就这样被电死了吧。

怎么第一天开工就碰到这个事？！真是衰！

就着手电筒射出的光芒，她小心翼翼地走到躺在地上的男生的跟前，屏住呼吸，将微凉的手指贴在他的鼻端，还好……

还有微弱的呼吸。

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程晨晨脑子飞速地运转，可心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

程晨晨用力拍打男生的脸，没反应，用力按压心脏做急救，还是没动静。

算了！

程晨晨咬咬牙，只好自我牺牲了！

手电筒的光照下，男生的眼眸合上，浓密的长睫毛根根分明。

眼前这男生也算是秀色可餐，要是因此英年早逝岂不可惜了！

程晨晨捏紧男生的鼻子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用尽全身力量对着男生微凉的嘴吹气。

“呼——”一下。

“呼——”又一下。

“啪——”

猝不及防，一个巴掌把程晨晨打蒙了。她捂着脸，委屈地看着已经站起身的男生，他漆黑的眼眸里带着深深的嫌弃。

“你在干吗？”

“救你……啊……”程晨晨弱弱地说，顿了顿又问，“可是……你为什么打我啊？”

“这是出现生命危险的直接反应。”黑暗中，男生的话语极其平淡。
什么？生命危险！

程晨晨着急地解释道：“你该不会以为我在吃你豆腐吧？”

“难道是我在吃你的豆腐？”男生冷冷地反问。

程晨晨一脸窘态，好像也不算……

“我……我不是……”她面红耳赤，语无伦次。

男生捂了捂额头，冷幽幽道：“送我去医院！”

“哦……好……”程晨晨连连点头。

程晨晨在送男生去医院的途中才知道男生的姓名，他姓韩，名东昀。虽然在程晨晨看来，他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，可韩东昀要求做全面检查。她有些担忧。第一，她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不知道会不会被敲诈；第二，自己身上并未带多少钱，肯定不够支付检查费。想来想去，她就打了个电话给弟弟程威。

程威接到电话，以为姐姐出了什么大事，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。见程晨晨在诊室门口失神地来回走动，程威猛拍了一下姐姐的肩膀道：“姐，你怎么了啊？”

“程威，出大事了！”程晨晨急得满脸通红。

大事？程威想了想，姐姐口中的大事应该是要花钱了吧！

程晨晨比程威早出生两年，简直就是现代版的葛朗台，抠门到了极致：能走路绝对不打车，能在家吃饭绝对不下餐馆。女孩热衷的染发烫发、美甲美容一概与她无关。她眼中最好喝的饮料是白开水，最大方的衣服是校服，明明是学花样滑冰的，冰刀鞋坏了也舍不得换。

看着姐姐含泪要哭的模样，程威问道：“姐，到底怎么了啊？你别舍不得花钱，有什么事跟我说，弟弟帮你撑着！”

“我……不……”程晨晨想起今早本想帮着爸爸赚钱，没想到弄巧成拙，就丧气地说道，“嚶嚶，程威，我真没用啊……”

“姐，你……你不会患了什么病了吧？不管多少钱，只要能治好你的病，我们都舍得花……”

说完，程威皱眉拖着程晨晨的手要往诊室走去。

程晨晨拨开了他的手，指了指诊室，说：“不是我……”

程威望望了望诊室，狐疑道：“那是怎么回事啊，你撞到人了？”

“不是……是……确切地说，是电到人了。”程晨晨低下头郁闷地说。

“电到人？！”

“其实和我也没关系……”

“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程晨晨就把前因后果详细地和程威说了一遍。早上父亲接了一单生意，韩东昀家的电路出现问题需要请人维修，而父亲手上还有别的活儿，来不及赶过来。程晨晨觉得白白流失掉一单生意可惜，而自己也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多年，该会的电工知识她都会，便一把揽过来。没料到的是，竟然在别人家摊上了这样的大事。虽说冰箱漏电和她无关，但是她毕竟没有专业的电工执照，如此一来总是有些心慌慌。

程晨晨沮丧地坐在了诊室旁的长椅上，刚刚问过医生，韩东昀没有大问题，可这医疗费也得她全权负责。除了检查费，她担心韩东昀不会善罢甘休，借此向她索要一大笔的赔偿费。

如果就这样被讹上了，她该怎么办！

程晨晨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程威，他当下就激动道：“姐，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电路我们修好了，冰箱漏电我们根本不知晓。而且他莫名其妙地打了你一巴掌，我还没找他算账呢！你出于好意，给他做人工呼吸，吃亏的也不该是他啊，明明是你才对啊！”

程晨晨的脸庞泛起淡淡的红晕，她有些羞赧地挥了挥手：“其实……我也没吃什么亏……”

“啊？”

程晨晨小声嘀咕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他长得还不错……”

“姐！你说什么呢！”程威大声叫道，“花痴！”

程晨晨尴尬地做了个“噤声”的动作：“你那么大声干吗，等他出来，你准备怎么做？”

“先给他一巴掌再说！”程威蛮横地哼了一声。

“这样不好吧……”

话音刚落，诊疗室的门被推开。韩东昀拿着病历，阔步穿过长廊，走到程晨晨的跟前。

程晨晨紧张地看着韩东昀，他的双眼似寒星清澈闪亮，却又泛着凉意。

“帮我拿药。”韩东昀递过药方。

程晨晨战战兢兢地接单子，手肘碰了碰身旁的程威。

关键时候怎么一个屁都没有啊！

程晨晨接过药方定睛一看，潦草的字迹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整一张纸。

“你……不是没什么事吗，怎么还开那么多药啊？”程晨晨问道。

韩东昀冷冷地吐出了两个字：“补药！”

“啊？什么？补药！”

“对啊。”韩东昀一脸冷淡，“最近身体有点虚……”

“可是……韩先生，你身体虚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程晨晨战战兢兢地问道。

“可是什么？小姐，你没有电工从业资格吧？”韩东昀挨近一步质问道。

“谁……说我没有啊？”程晨晨含含糊糊道。

“那……你给我看看啊！”韩东昀道。

韩东昀咄咄逼人，程晨晨心虚地后退一步。明明是她救了他，怎么还被反咬了一口啊！

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！开这么多补药，不怕补得流鼻血吗？

程晨晨又碰了碰旁边傻傻地站着的程威，快说话啊！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还想说什么？”韩东昀声音微扬，极具挑衅地问道，“还不

去抓药！”

程晨晨咬着唇呵呵地傻笑着，小声对着旁边的人道：“怎么办啊，程威！”

“这位小姐，待会儿我还要去看心理医生。”韩东昀又道。

“心理医生！有没有搞错啊！”程晨晨终于爆发了，怎么能欺负老实人呢，这一天折腾下来得花多少钱啊！

“你别欺负我啊，你明明就完好无缺，怎么能得寸进尺呢！”程晨晨硬着头皮大声道，“而且……而且我也不怕你！我……我弟弟在这里！”

“哦？谁得寸进尺？”韩东昀冷笑一声，饶有兴致地反问道。

“当然……”

“姐姐，抓药！”

“啊？”

程晨晨侧过头，目瞪口呆地看着弟弟。谁想程威竟满脸兴奋地伸出双手握住了韩东昀的右手，激动不已道：“你……你……你就是韩东昀，对吧！”

“韩东昀！鼎鼎有名的韩东昀居然让我遇上了！”

程晨晨整个人都“斯巴达”了，而韩东昀更是怔住了。

“姐，你怎么不早说是哥啊！他是我男神啊！”程威崇拜地注视着韩东昀。

这到底是什么鬼！哥？男神！

“哥，我也好想和你在一起……”

程威整个人像麦芽糖一样，近乎变态地紧紧黏在了韩东昀的身上。这样就算了，他居然还伸手捏了捏韩东昀的脸，近乎崇拜地说道：

“哥，你的皮肤也太紧实了吧，是经常做运动的原因吗？”

这……这简直是世风日下啊！

韩东昀微微侧过脸，一脸震惊地看着程晨晨，而程晨晨也已经被

雷得外焦里嫩。

什么状况？

她的亲弟弟居然喜欢男人？

她可是从来没有怀疑过弟弟的性取向啊！

不可能！

程晨晨使劲拽过程威，拉到一边问道：“你干吗啊？他是谁啊？”

“姐！你居然不知道他？！他可是我们A城青年短道‘速滑之光’啊！”程威看着姐姐一脸不可思议的表情。

程晨晨扫了一眼不远处的韩东昀，嗤了一声道：“等等，什么……什么之光？”

“韩东昀在这一届澳洲的短道速滑超级杯竞赛中获得了亚军。不仅如此，他还特别热衷于极限运动，冲浪、攀冰样样精通。”

程威一脸“迷弟”的模样注视着韩东昀，程晨晨却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，极限运动？不就是不怕死吗？

就在程晨晨走神的一瞬，程威又狗腿似的走到韩东昀身旁，说：

“哥，你什么时候去攀冰带上我啊！”

韩东昀一副无动于衷的模样，连程晨晨都看不下去了。谁想程威居然道：“姐，你怎么能弄伤哥呢！你不知道哥的身体有多么重要吗？”

程晨晨气急败坏。竟然一口一个哥，刚刚不是说好要替我出气的吗！而且，什么叫弄伤？应该是我救了他啊！

“谁是你哥啊，程威，你只有一个姐！”程晨晨怒道。

“当然是东昀哥呀！”程威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。

韩东昀冷酷无情地立在原地，那两道清凉的目光看得程晨晨背脊直发凉。想来想去，三十六计走为上计，先把程威拖走再说。

她用力地拖着程威往回走，小声催促道：“走啊！”

“姐！去哪儿啊？”程威一副懵懂的模样。

程晨晨气恼得想撞墙，只能无可奈何道：“我们去帮你的东昀哥抓药啊！”

程威刚被程晨晨拖着走了几步，背后就传来了一个冷飕飕的声音：“演够了吗？”

“啊？”她怔了半天，这才转头看着韩东昀真挚地笑了笑，“演……什么啊？您别误会，我和程威这就按照方子给您抓大补药去！”

韩东昀迈着长腿走到程晨晨的跟前，微微俯下身来，棱角分明的薄唇微微吐出了几个字：“你一个人去就好了。”

“你还担心我和我弟跑了不成！”程晨晨气鼓鼓地嘟囔道。

“刚刚那么一出戏，不就是为了跑路做铺垫？”韩东昀嘴角抿出了一点清淡的笑意。

“怎么会呢！哥，我去帮你抓药！”

程威当下夺过程晨晨手中的药方兴冲冲地就往电梯奔去。

程晨晨想喊也喊不住，只能泄气地坐在了长椅上。她伸出手指算了算那些补药得多少钱。又是一笔不必要的支出，她得做好几天的兼职才能赚得回来。

真是越想越心痛！

就在她欲哭无泪的时候，韩东昀那个石膏脸却在一旁打了一个漫长的电话。

过了很久，韩东昀突然把她拽起来，一脸冷淡地说：“等等，你帮我个忙……”

“什么……忙？”程晨晨眨眨眼，不解地看着韩东昀。

韩东昀一本正经地说道：“待会儿有个人来找我，你就说我病得很厉害，根本起不了床。一定不要让他进病房。”

程晨晨困惑地眨眨眼，一脸茫然。

韩东昀看起来似乎有些难言之隐，但还是保持平静道：“是这样的，待会儿我保镖会来，你别让他进来就好。”

“保镖？”程晨晨哈哈大笑了起来。保镖？他还真当自己是富豪或大明星！

程晨晨笑得都快要岔气了，韩东昀却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倨傲的神色，不动声色。

“好笑吗？”

程晨晨挠了挠嘴，咳了几声，又道：“可是我为什么要帮你啊？”

韩东昀递过来两百块钱，冷冷地抛出四个字：“劳务报酬！”

“两……”两百块钱就想收买我？程晨晨本想发作，却还是没骨气地接了过去。她转着眼珠又问：“那……那抓那些补药的钱呢？”

“算我的！”

程晨晨一听就眼睛发光，终于不用损失一笔钱了！可韩东昀突然那么好说话，仅仅是因为要她搪塞一个保镖吗？

算了，有钱赚就好！不想那么多了！

程晨晨一脸满足地收起那两百元钱，狗腿似的问道：“您有什么指示？说说看。”

接下来，也不知道韩东昀给医生塞了多少钱，居然霸占了个高档病房用来做全身检查。

程晨晨望着躺在病床上看着杂志的韩东昀，一阵腹诽，真是没病找病！

还有人巴不得住在医院的？

肯定有什么阴谋！

“你在想什么？”韩东昀冷幽幽的声音再次响起。

程晨晨猛地一惊，忙道：“哦……我在想……程威抓个药去了那么久，怎么还没上来？”

“哦……”韩东昀从杂志里探出一双深邃的眼睛，“刚刚你去上厕所的时候，他回来了。”

“那……他人呢……”程晨晨讶异地问道。

“走了！”韩东昀又淡淡道。

“走了？”

“他像只八爪鱼一样黏着我，所以我给他找了点事做。”韩东昀从容优雅地端起水杯喝了口水。

八爪鱼？

程晨晨怔了怔，那我岂不是八爪鱼的姐姐？想到这儿，程晨晨忍不住哆嗦了一下。

“我还得在医院待上好几天，让他帮我去超市买点东西。”韩东昀又道。

程晨晨狐疑地打量了韩东昀好几眼，韩东昀平淡地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我不会拖累你的。”

程晨晨舒了口气，那就好……

“虽然今天遭遇触电，说不定因祸得福了。”韩东昀的神情有些诡秘。

程晨晨听后再一想，这人也太莫名其妙了吧！

程晨晨不解地问道：“你保镖缠着你？”

他面无表情地轻声吐出：“你的话有点多。”

程晨晨尴尬地低下头，抿起嘴呵呵地笑着。

韩东昀低头看了看表，手机突然响起。他不紧不慢地接起手机，“喂”了一声后，便直直地盯着程晨晨看，似乎有些不方便说话。

程晨晨识趣地出了病房，刚走两步就见到从长廊那头走来一个高大的男生，看上去比她大不了两岁，上身穿着黑色皮衣，内搭印着鲜艳骷髅头的白色T恤，下半身穿着破洞牛仔裤。

他的身上似乎挂满了金属的挂饰，叮叮咚咚响个不停，直到走到了程晨晨的面前，才停了下来。

走近了，程晨晨才发现他剪了个偏分头，头发染成了栗色，脖颈上挂着个金属项圈。程晨晨盯着那个金属项圈看了半天，惊奇地发现

那个项圈好熟悉……

对喽！好像她给她家“阿达”戴的！

男生不耐烦地冲她“喂”了好几声，她才回过神来。

“喂，看什么看啊？”男生满脸戾气，语气不佳。

程晨晨认真地摇摇头，说：“没……没有啊……”

“我问你，韩东昀是不是住这里？”男生又问道。

程晨晨迟疑了两秒，问道：“你是他……的谁？”

“我是……”男生顿了顿，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，反问道，“奇怪，我干吗告诉你啊！”

程晨晨局促地“咳咳”两声，暗自想，这位就是韩东昀的保镖吧！

她印象中的保镖不是满脸横肉、彪悍壮实，就是西装革履、面无表情。这样朋克风格的保镖，她倒是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。

“韩先生受伤了，挺严重的，现在卧床不起，不想有人打扰……”

程晨晨当机立断地挡在了病房前，振振有词道。

这位戴着项圈的“阿达”先生愣了两秒，皱着眉恶狠狠地问道：

“你是他的哪位啊？”

“我是……”程晨晨转了转眼珠子，清了清嗓子说道，“奇怪，我干吗告诉你啊！”

“学人精！”“阿达”嗤了一声，就粗鲁地拽住程晨晨的衣领，想要让她离开。

程晨晨用力挣扎，大声喊道：“阿达先生，你赶快松手啦！”

男生终于松手，一只手撑着墙壁，把程晨晨逼入了墙角，拧着眉问道：“谁是阿达！”

“阿达……”程晨晨目光忽闪了半天，最后定在了男生的脸上。

“快说！”“阿达”一拳头用力地打在墙壁上。

“啊啊啊……不要……”程晨晨闭起眼睛，双手拼命地摇着，大叫道。

“不要什么啊？闭嘴！真是吵死了，别人还以为我对你做了什么呢！”

难道不是吗？这拳头都下来啦！

程晨乖乖闭嘴，微微睁开眼。

“阿达”怒气冲冲地看着她，又问：“谁是阿达，快说！”

“阿达……它是只哈士奇……五岁大，很好动，你的项圈和它的好像……”

“你说我的项圈跟你家狗戴的是同款？”

“看上去……可能是吧……”

“你说我是只狗？你找死吗？”“阿达”怒吼道。

“这是你自己说的啊……”

“到底哪里来的蠢女人！”

程晨捂着脸，“啊啊啊”地大叫了起来：“韩东昀，你的保镖真的好凶啊！好难缠啊！”

“靠！保镖又是谁啊？”

程晨困惑地看着他，老实说道：“这里……还有第三个人吗？”

“阿达”突然俯下身，锐利的目光凶恶地盯着程晨：“韩东昀说我是他的保镖？”

程晨认真地点头。

“阿达”狂躁地飙了句脏话：“Shit！”

“魏朗，你真的好吵！”

病房的门被缓缓推开，韩东昀一身白色病号服，双手抄在裤袋里，直直地立着，神色冷淡，丝毫不输气势。

“你在干吗？”韩东昀冷冷地问道。

此时的魏朗还保持着一只手撑着墙的姿势，把程晨紧紧地箍在他面前。

“我？”魏朗突然粗鲁地捏住程晨的下巴，脸庞慢慢逼近，侧

着脸对着韩东昀笑道，“只是……突然觉得这个女生有点可爱。”

程晨晨心虚地看着面前的魏朗，他微微眯着桃花眼，张扬地大笑，斜着嘴角露出了两个不易察觉的梨涡。

这么看来，魏朗除了穿着诡异点，长得也还不错……

“想什么呢？”

魏朗暧昧地又靠近一寸，程晨晨尴尬得脸色通红，只能双手捂着眼睛不说话。

“我突然有点兴趣了……”

魏朗近在咫尺，他周身散发的热气，让程晨晨有点眩晕。下一秒，程晨晨就被韩东昀拉到了身旁。他的力气很大，把程晨晨的手臂抓得很紧。

“魏朗，你想干吗？”韩东昀面无表情地又问。

“这不是我和这位小姐的事情吗？”魏朗戏谑地说道。

“她是我的人。”韩东昀目光如炬，从容不迫。

“我什么时候是你的……”

程晨晨正欲反驳，下一秒，韩东昀就捂住了她的嘴，她折腾了半天，还是没有把那个“人”字说出口。

“你的人？”魏朗哼笑一声，又问，“什么人？”

“保姆。”韩东昀云淡风轻地答道。

她什么时候成了保姆啦！

程晨晨百思不得其解，她挣扎了半天，终于哼出个反对的声音，倏然之间，她的脖颈又被韩东昀用手臂紧紧一圈，再也无法发声。

程晨晨欲哭无泪，她今天到底走了什么霉运啦，遇到这两个变态男人！

“哥，我回来啦！”

程晨晨耳边传来了一个明朗少年的声音，她可爱的弟弟程威终于

回来了，快来救姐姐呀！

谁想程威竟然直接忽略她的存在，直接狗腿似的蹦到韩东昀的面前邀功道：“哥，你看这些东西还够用吗？如果不够，我再去买。哥得在这儿住下来，吃吃喝喝挺不方便的，要不……从明天开始，我给你熬汤带饭。”

程晨晨都快气得喘不过气了，她什么时候生了一个这样的弟弟！

不，她妈妈为什么给她生了这样一个弟弟！

韩东昀终于松开了她。她缓了口气，就冲过去抓住了程威的手臂，说：“程威，你疯了吗？他又没病！”

“姐……姐，你说什么呢，哥触电就挺可怜的……”

“我觉得这个主意挺不错的。”韩东昀语无波澜地说道，“明天见。”

“明天为什么要见啊！”

程晨晨大力反对，而程威却依依不舍地冲韩东昀挥了挥手，道：

“哥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哟，吃好喝好睡好，明天见。”

程威“脑残粉”的嘴脸简直恶心死了，程晨晨气得不行，正想找韩东昀理论几句，却被程威一路拖向了电梯。到电梯口时，程晨晨看到韩东昀和魏朗两个高大的男人仍面对面地站着，似乎在争论什么。

电梯门合上，程晨晨才问程威：“那个‘阿达’你认识吗？”

“阿达？我们家的狗？”程威困惑地反问。

“不是啦……就是那个叫魏朗的，你也认得吗？”

“魏朗啊，他就是个混混啊。”程威不屑道，“他之前也是短道速滑的选手，后来因为觉得评分不公，怒打了裁判，最后就没再比赛了。不过他这样的人也见怪不怪了。”

“他不是韩东昀的保镖吗？”程晨晨自言自语道。

“保镖？”程威好奇地问道。

程晨晨想了想，觉得韩东昀和魏朗的关系有些奇怪，可又说不出是怎么回事。

“姐，你自言自语什么呢！”走出电梯，程威忍不住问道。

“你明天还要来看韩东昀吗？”程晨晨停住脚步，问道。

程威突然拍手，认真道：“对哦，我得好好想想明天给哥带点什么，姐有什么好建议吗？”

程晨晨翻了个白眼，道：“王八汤。”

“王八汤？姐，王八汤是不是就是甲鱼汤啊？！”程威穷追不舍地问道。

“别跟着我，我今晚要去汉堡店上班。”

程威哀叹一句：“姐，你到底有多缺钱啊……”

“对，我什么都不缺，就缺钱！”

程晨晨想着存钱给自己买一双新的花样冰刀鞋，作为一名花样滑冰选手，没有一双像样的花样冰刀鞋也太丢人了。

程晨晨从小就在体校学习花样滑冰，她的妈妈从前也是花样滑冰选手，曾经获得过市里前三名，一直是大家敬仰的对象。但是程晨晨自己一直都是队里的候补队员，上场比赛的机会少得可怜，这也是程晨晨一直苦恼的地方。

这次她又无缘 SAN 杯的参赛机会，下了班，她偷偷地又回到学校的冰场。

这个时候训练已经结束，空落落的冰场凉气逼人。

程晨晨深吸了一口气，她喜欢这里的味道，对，久违的味道！

她拉开衣服拉链，露出了她的冰上战衣，然后穿起滑冰鞋，闭眼，慢慢地吐了一口气。

她打开音箱，轻巧地做完准备工作后，音乐响起，是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《睡美人》。刚开始一切行云流水，接着勾手三周跳，顺利通过……

她像是在认真地面对着比赛，嘴角保持笑意，动作轻盈优雅。下

一个动作是后外结环跳。

忽然，冰场的灯光骤然熄灭，传来了一声声尖锐戏谑的笑声。

“谁啊？”

没人回应，灯光又亮起，广播里继续传来刺耳的笑声。她恐慌地抓起随身背包就要逃窜，刚到门口就碰到一个戴着牛头面具的男生。

“啊啊啊啊……鬼啊……”

“鬼什么啊？”

她慢慢睁眼，面前的人不就是那个讨厌的“阿达”吗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

“你……你……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我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啊。很巧吧……”

真是好巧……程晨晨生硬地扯了扯嘴角。

魏朗笑嘻嘻道：“新买的面具，不错吧。”

“有病啊！”程晨晨嗤之以鼻。

大半夜戴着面具吓人，这男人脑袋有毛病吧？

“你是学习花样滑冰的啊？”魏朗穷追不舍地问道。

“你管我！”程晨晨扭身就要离开。

“怪不得身材不错，韩东昀原来好这样一口啊……”魏朗继续跟着程晨晨。

程晨晨不予理睬，走了一段路，发现魏朗还跟着，她终于不耐烦地问道：“你干吗呀？变态跟踪狂。”

“你帮我个忙吧，你帮我下点药吧。”

“下药？给谁啊？”

魏朗耸耸肩，道：“韩东昀啊，趁着他昏迷的时候，好带他去看心理医生啊！”

“神经病，我看你才有病！你才需要看心理医生！”

“你难道不愿意帮助一位心理病患者吗？”